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柴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 譯

向菩提樹品中

尒時菩薩於河澡浴食乳糜休身體光儀平復如本威力自在安庠面向菩提樹時作是行步猶如往昔諸菩薩行所謂漸漸調柔行步意喜来者隨施行步安住猶如須弥山王巍巍而行無恐畏行不濁乱行心知足行不急疾行不遲緩行不蹶失行兩足周正不相揩行不相逼行不星速行不摇身行安隱而行清淨而行精妙而行無患害行師子王行大龍王行大牛王行如鳫王行如為王行不恇怯行無疑滯行無悔悞行廣寛慱行那羅延行不觸地行千輻相輪下地而行以脚足指網縵所羅甲如赤銅色澤而行行步振遍大地而行行步猶如大山谷響出聲而行行步之時有坑坎處皆悉平正自然而行地上所有土砂礫石皆除而行以足網縵放光明觸罪類衆生安住不動善行

而行行步清淨生妙蓮花踰彼蓮花
臺上而行以往昔行淨善行故而得
此行往昔諸佛坐於師子高座之上
承行而行心意牢固如金剛行閉塞
一切諸趣稠林堂堂而行能為一切
諸趣衆生生安樂行摧折一切魔幢
而行破壞一切魔力而行摧壓一切
魔氣而行打碎一切魔威而行減削
一切魔業而行消散一切魔衆而行
驅落一切魔勢而行捐捨一切魔行
而行煞害一切魔軍而行割斷一切
魔網而行伏諸非法一切邪衆如法
攝受外道而行照朗煩惱翳暗而行
散助煩惱朋友而行威力覆蔽釋天
梵天大自在天護世諸天無畏而行
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唯自一人獨尊
而行不從他學而自證道分明而行
欲證一切種智而行正念正意知足
正行行行而行欲滅生老病死而行
欲趣向彼常樂我淨微妙最勝無畏
之處欲入涅槃城門而行有如是行
菩薩而行面正向彼菩提之樹直視
而行

尒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
至此菩提道場欲作何座證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即自覺知應坐草上
是時淨居諸天子等白菩薩言如是
如是大聖仁者所有過去諸佛如来
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皆悉
坐於鋪草之上而取正覺
尒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誰能與我
如是之草心思惟已左右前後四顧
觀看是時忉利帝釋天王以天智知
菩薩心已即化其身為刈草人去於
菩薩不近不遠右邊而立刈取於草
其草青緑顏色猶如孔雀王項柔軟
滑澤而手觸時猶如微細迦尸迦衣
其狀如是色妙而香右旋宛轉
尒時菩薩見於彼人去已不遠在右邊
刈如是等草見已漸漸至彼人邊到
已寛緩問彼人言賢善仁者汝名字
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菩薩既聞彼
人名已如是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
利亦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
於我前我今決當得證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菩薩如是心思惟已更出如是美妙
音響語彼人言其語猶如過去一切
諸菩薩等微妙音聲所謂實語不虛
發言用真正言出清亮聲潤澤之聲
妙聲喜聲聞承奉聲聞不違聲聞流
羼聲化聲導聲不蹇吃聲不縮呻聲
不麁澁聲不雙破聲軟滑澤聲甜淡
美聲分明的的遥入耳聲聞心口意
皆悉喜聲聞已除滅欲癡瞋恚鬪諍
忿怒皆悉令得清淨之聲聞如迦羅
頻伽鳥聲命命鳥聲雷隱隱聲如諸
音樂歌讃詠聲深遠高聲无障㝵聲
非鼻出聲清淨之聲真正之聲實語
之聲如梵天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
震動之聲如諸天王所讃歎聲諸阿
修羅歌詠美聲深難得底斷魔力聲
降伏一切諸外道聲師子之聲駛風
之聲爲王之聲如雲磨聲能至十方
佛刹土聲告諸所化衆生之聲不急
疾聲不遲緩聲不停住聲不缺減聲
不濁穢聲合一切聲入諸聲聲解脫
之聲無繫縛聲无染著聲合語義聲
依時語聲不過時聲巧能宣說八千

万億法門之聲无壅塞聲不止息聲
能辯一切諸聲之聲隨心能滿一切
願聲能生一切安樂之聲亦現一切
解脫之聲流通一切諸道路聲衆中
說時不出衆外令諸大衆歡喜之聲
聲出之時順於一切諸佛法聲
菩薩以此如是衆聲告語於彼刈草
之人作如是言仁者汝能與我草不
其化人報言我能與是時帝釋所化
作人即便刈草以奉菩薩其草淨妙
菩薩即取彼草一把手自執持當菩
薩取彼草之時其地即便六種震動
是時菩薩將於此草安座面向菩提
樹下
尒時菩薩持草行時中路忽有五百
青雀從十方来右繞菩薩三匝訖已
隨菩薩行又復五百拘翅羅鳥四方
而来如前圍遶又復五百孔雀而来
乃至略說五百白鵝五百鴻鶴五百
白鷗五百迦羅頻伽之鳥并其五百
命命之鳥五百白鳥皆悉六牙五百
白馬頭耳烏黑騣尾悉朱長而披散
五百牛王並皆斛領猶如黑雲

是時復有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
種種諸妙瓔珞莊嚴其身五百天子
五百天女五百寶缾以諸香花滿於
其中又感種種諸妙香水無人執持
自然空行
又世間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皆從
四方雲雨而来各在菩薩右邊圍遶
經三匝已隨菩薩行
又世間中所有樹木一切藥草菩薩
行時從根悉伏向於菩薩
又復四方微妙涼冷調和之風吹諸
翳障皆悉清淨無雲無霧無烟無塵
上虛空中復有無量千万諸天菩薩
當向菩提樹時悉隨而行皆各一時
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歌唱
叫喚或口呼嘯作種種聲弄其天衣
及寶瓔珞又復出聲作如是言今此
閻浮有佛世尊出現於世
復有無量淨居諸天来在菩薩左右
前後頂礼菩薩如是白言大聖尊者
仁昔長夜恒常乞願今日所願以得
成就世間所有一切諸天堪為仁作
吉祥之事能與仁作吉祥之相

又復能成仁心願者彼等悉來在菩
薩前菩薩面向菩提樹時相隨而進
菩薩欲至菩提樹下是時其地六種
震動
又復菩薩行步之時如師子步如龍
王步如牛王步白鴈王步如鳥王步
無怖畏行無障礙行無染著行除滅
一切毛不竪行無人降伏往昔善行
禪定真正最勝而行最上最妙伏諸
怨行斷絕一切不利益行欲取無上
法寶故行取無上樂攝受故行欲取
最上寂定故行行步之時地上所有
一切衆生聞地動聲地居諸天阿修
羅等一切諸龍諸乾闥婆一切諸鳥
四足人等皆悉聞彼震動之聲心生
疑恠處處觀看有何異事有何因縁
大地如是涌沒搖動
尒時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茶隋言黑色其
龍長壽經歷劫數曾見往昔多諸佛
來又龍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
大地動復聞震聲即便驚寤寤已忽
起速疾從自宮殿而出出外觀看四
方之時迦茶龍王觀四方已見自居

處相去不遠有一菩薩安庠而行時彼龍王見此菩薩預先瑞相猶如過去諸大菩薩發心欲向菩提樹下一種無異見是相已更無疑心決定知此菩薩大士當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大歡喜即便說偈一心合掌而讚歎言

威德巍巍大仁者　如我曾見過去時
有諸菩薩来此中　仁今亦然無有異
令見仁者到斯處　決定作佛必無疑
世尊徒步甚安庠　先舉右脚而行動
觀於諸方心諦視　應當定作佛世尊
仁今從此吉祥邊　乞一把草手持執
正面趣向於道樹　決定今作三佛陁
諸方四面凉冷風　猶如牛王作聲嚮
又有諸鳥来翼從　前後左右四面圍
世間黑闇晝夜昏　無明愚癡之所覆
仁聖成就丈夫已　必出大光普照明
又復靈異諸獸来　百千万衆前後遶
如彼輪迴右旋轉　仁今決定作世尊
又復烏馬諸畜生　并諸幢幡等来至
星速急疾向菩薩　決知當作佛世尊
又復一切淨居天　持其清淨莊嚴體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　第九張　宇

曲躬頂礼於仁者　知仁決作佛世尊
仁今將世有漏心　又為一切煩惱逼
今得除滅彼結惑　必成無上勝菩提
仁今具足微妙法　甚深難測不思議
證已俯仰行步竟　是故我心無疑滯
仁今種種皆如法　所說㝡上更無過
一切天人無等倫　是故我心無疑滯

尒時黑色龍王將如是偈歎菩薩已心大歡喜踊躍无量合十指掌在菩薩前頂礼菩薩是時菩薩語龍王言大善龍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今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言

大善龍王如汝言　此為增益我精進
我今必成無上道　一切世間無等雙
如餘所見相莊嚴　大吉祥瑞為我助
我今於此煩惱海　必度彼岸無有疑

尒時黑色龍王有一龍妃名曰金光而彼龍妃復與无量諸龍女等左右圍遶其手各執諸妙香花末香塗香雜色衣服寶幢幡蓋種種瓔珞作天音樂其樂音中各作種種歌讚詠聲而歎菩薩隨菩薩行歌音聲中出如

是偈頌菩薩言　佛本行集經卷第[illegible]　第十張　梁

世尊身意卓不移　無驚無怖而定住
歡喜踊躍離諸欲　瞋癡恚捨無處貪
尊能為世作醫師　是故我今頭頂礼
世間諸使煩惱厚　無能解脫離彼纏
諸根自伏復伏他　能拔衆生諸毒箭
無歸護處能歸護　世間幽瞑作導師
三界燈明仁獨尊　是故我等今頂礼
世尊無人能伏得　以盡貪瞋及無明
離諸煩惱欲染情　是故我今頭頂礼
煩惱刺入衆生意　無有人能拔出之
世尊今作大醫師　能治彼等大苦惱
無依止者作依止　無導師處作導師
黑暗遍於三界中　世尊光明普能照
如我今見諸天衆　持妙香花滿虚空
儛弄瓔珞皆散衣　我見如是預相已
斟量斯事無虚謬　仁今作佛心喜歡
速往菩提德樹邊　降伏彼等四魔衆
摑裂煩惱鞹羅網　疾成無上寂涅槃
猶如往昔諸智人　到於此處取正覺
仁者今已来至此　我知作佛定無疑
世尊昔在因地時　行行劫數千万億
精菩勤劬不蹔息　逢取正覺證真如

令時已至願莫停　速詣於道樹下坐
正心依彼樹王者　決證菩提无有疑
尒時菩薩聞是偈已安庠而行向菩
提樹於其中間心如是念此欲界內
是彼魔王波旬為主自在統領我今
應當語彼令知若不告彼而取證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則不成
名為大覺所以者何為欲降伏魔波
旬故攝受彼故亦兼攝受降伏一切
欲界諸天彼之魔衆魔宮殿中復有
无量无邊諸魔眷屬諸天已於往昔
種諸善根若聞我作師子吼聲若見
我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則彼
悉來向於我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尒時菩薩思惟是已從於眉間白毫
相中放一光明名能降伏散魔軍衆
放此光已應時即至魔之宮殿翳彼
一切諸魔舊宮本業之光又復斯光
傍遍三千大千世界作大光明一切
皆滿時菩薩放彼光明中魔王波旬
自然而聞如是偈聲
世間有一大衆生　經歷多劫行行滿

淨飯大王之太子　棄捨王位而出家
彼欲開發甘露門　今来趣向菩提樹
汝身若有大氣力　可詣樹下共試者
其今已達彼岸過　復欲度他令到彼
菩薩既以自覺了　今復更欲覺於他
又自得彼寂定禪　更欲教人令寂靜
既自行无繫縛路　欲教他趣解脫城
破散三惡悉使空　充溢人天道令滿
示現禪定五通力　安置令知甘露宮
其今不久證大明　必當虛空汝境界
愚癡黒暗瞋恚侶　損汝朋黨悉無餘
既被摧碎走無方　當尒時心作何計
彼若證於甘露法　常樂我淨湛然安

尒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光明中聞是偈已於睡眠中心忽驚動自然夢見三十二種不吉祥相何等名為三十二夢

所謂夢見其諸天界自許宮殿悉皆黒暗無有光明

見自宮中有諸砂礫糞穢盈滿

見自身體恐怖不樂無有心情

見其自身諸方馳走

見其自身頭上天冠忽然墮落遺失

草徙徒跣而行
見自咽喉脣腭乾燥身體寒熱
見自園中所有樹木枝葉花果悉皆
乾枯
見諸池泉所有諸花皆悉枯竭
見自園中所有諸鳥鸚鵡鸜鵒孔雀
鴛鴦鴻鶴鸕鷀及拘翅羅命命鳥等
翎羽衣毛悉皆毹落
見其宮內所有音聲樂器之具螺鼓
琴瑟箜篌笙簧所有一切五種音聲
悉皆破折斷壞故敗狼藉在地
見其從來所愛左右皆悉自然遠離
其身憂愁困苦却住一面獨卧地上
見其端正可喜玉女赤露拳攣白舉
兩手以拔頭髮卧於地上
見諸魔子巧智辯者悉皆趣向菩提
樹下頂礼於彼菩薩之足
見其四箇所愛之女各舉兩手大聲
號哭作如是言嗚呼嗚呼阿耶阿耶
見其自身所著衣裳垢膩不淨
見其自身為諸塵土之所坌織周遍
滿體
見其自身忽然瘦劣無有精光

見自宮殿城壁戶牖樓櫓窓門却敵
雀堞天井皆悉崩頹落壞
見其所有諸大兵將夜叉羅刹或鳩
槃荼或復龍王彼等悉皆垂於兩手
或時舉臂拍頭提胷各各受於極大
苦惱
見其所有一切欲界諸天主等四鎮
天王帝釋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
皆悉號哭涙滿面走向菩薩觀菩
薩面立菩薩前
見其在於鬪場之內刀仗矢刃自
許左右及眷屬等悉捨魔王諸方馳走
見其從來吉祥之缾皆崩破壞
見郁羅陁天仙口唱不吉祥事
見有一神名為歡喜當門作聲如是
唱說稱不歡喜
見虛空中塵霧烟雲悉皆遍滿
見守魔宮功德大神舉聲大哭
見其從來自在之處成不自在
見自朋友悉成怨讎
見諸魔宮或成黑暗或復失火悉皆
燒盡
見其一切諸魔宮殿震動不安

見其所有樹木藂林或被他斫或自
倒地
見其所有思念判事或作方計竟日
籌量不得一口唯有乱心
尒時欲界魔王波旬見如是等三十
二夢不祥相已從睡而寤遍體戰慄
心意不安內懐恐懼普喚一切魔家
眷屬皆令集聚及其宮內左右侍臣
并大兵將當諸城門守護之人向說
夜夢所見之事汝等諸人我昨夜夢
見諸變恠如前所說我見如是不祥
夢已甚大恐怖身心不安以是生疑
忽然睡覺我應不久必失此處恐畏
更有或大威德福力之人来生此處
替代於我而說偈言
昨夜光明自然現　光明中說此偈言
釋種太子今出家　三十二相莊嚴體
出家苦行六年滿　今漸来向道樹間
自覺覺他以菩提　汝若有力共彼試
彼種善根刧千億　今得菩提證正真
破汝境界悉當空　汝若不能折伏彼
彼證甘露身常住　欲破汝等此魔宮
是故我告汝諸魔　若有強力早向彼

沙門獨自在樹下　速疾破彼莫令全
汝等若取我愛言　為我辨具四兵衆
世間多有辟支佛　彼今出已令涅槃
望我獨自作法王　不令斷絕如來種
尒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時彼
商主即便以偈白其父言
父王何故面無色　心戰身體無威光
看此形相似大驚　未審曾見聞何事
唯願向子等實說　如所聞見一二論
時魔波旬還以偈告其子商主作如
是言
子汝今當善諦聽　昨夜我夢甚異常
若我衆中具說之　大衆聞皆絕倒地
時魔波旬長子商主復更以偈報其
父言
大衆倒地不敢聲　入陣若退是大苦
若夢見有如是相　寧住莫鬪被他逐
時魔波旬復還以偈告其子言
丈夫發意取鬪勝　可以不勝即歸休
彼獨沙門何所能　我到樹下當起走
是時商主復更以偈白其父言
有力衆力弱力人　獨一智慧勝他鬪
螢火虽滿三千界　一日出世悉能遮

若人自慢心不思　貢高欺他不廣問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第七張　學[illegible]
諸智人未相開諫　若不取語此難治
尒時菩薩向菩提樹未至彼處其間
見一菴羅之樹謂言此是菩提之樹
菩薩至彼樹下欲坐意中以為菩提
之樹是時彼地以菩薩身威德力故
重不能禁欲陷向下
尒時菩薩如是思惟世有二人行坐
之處其地陷沒何等為二一者斷絕
諸善根盡二者福德諸善甚多計我
即今應非是斷善根盡人此或應非
菩提樹下
尒時色界淨居諸天為幖幟真菩提
樹故懸妙繒幡置於其上又復彼中
所有諸樹枝幹悉傾向菩提樹是時
菩薩即知此是真菩提樹便捨於前
舊菴羅樹迴步安庠漸漸而向菩提
樹邊
尒時菩薩當向菩提樹下行時有一
夜叉名曰香獸守護於彼菩提之樹
去樹不遠停止其中見菩薩來得急
即告更一同伴名為赤眼別夜叉言
仁者汝來我今語汝汝須知覓悉達

爲我往欲界主魔王邊諮道如斯語
昔拘留孫及拘那含并迦葉等諸大
仙聖於此地中所居之處成大等覺
今復更有精進之人功德圓滿菩提
行備以具足得三十二相侵於魔王
境界所住是彼釋種淨飯王子名悉
達多已捨苦行得於正念來至於此
最勝地處而欲居停願大王知時赤
眼聞香獸夜叉如此語已速往詣於
魔波旬所既到彼已如上所語悉具
說之
尒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彼赤眼夜叉
邊聞如此語已即便召喚他化自在
一切諸天化樂兜率三十三天四天
王等并地居天諸龍夜叉諸乾闥婆
及阿脩羅緊陁羅摩睺羅伽鳩槃茶
羅刹毗舍遮等一切大衆而勑之言
汝等悉集聽我處分有一釋迦種姓
之子欲取菩提我等相共至於彼處
斷其如此勇猛之心勿令取證
尒時魔王長子商主白其父王魔波
旬言父王如是子心不樂何以故而
今父王欲共悉達菩薩大士而作怨

雖唯恐後時父王內心悔無所及作
是語已時魔波旬告子商主作如是
言咄汝小兒愚暗淺短未曾知我變
化神通未曾覩我自在威力
尒時商主白其父言父王當知我非
父王愚癡之兒亦非不知父王神通
威力自在但父王今未知悉達菩薩
神通未見悉達菩薩德力其事雖然
但願父王至於彼邊應當自見應當
自知彼之神通
尒時欲界魔王波旬不取其子商主
之言聞已忽然裝束四種精銳兵衆
悉令聚集帶甲持仗辟如大力冣猛
健將率領可畏雜種軍衆人覩之時
能令毛竪世未曾見又未曾聞如是
无量百千万億天神鬼兵所謂一身
能現多種百千面孔其一一面能出
无量種種虵身手脚繚戾形容可畏
皆執弓箭槊子槌棒斧鑿刀劒冣勝
金剛諸器仗等或復身體頭目手足
衆雜異形或復頂上大火熾然或於
肚邊出極猛火或復語言麁澁叫喚
或執犁木或持杵等如是諸物眼孔

可畏或眼睛睞視眄高仰或口喎斜
而復多齒其舌廣大現多種形或舌
下垂或舌拳縮猶如礧石或眼放光
猶如黑蛇其中毒滿或有頸項纏繞
諸蛇或有手執鏻蛇而食猶金翅鳥
從海取龍而噉食之或復手執人肉
骨血頭目支節而噉食之或手執人
五藏腸肚糞穢而食或有青眼如師
子王喧張可畏或眼凹凸開合放光
或復騎於猛火大山乘空而來或雨
肩頭擎於焰火熾燃如山或於地上
兩手拔樹合根搭來其中或有耳如
羖羊或如鐵箕或如蜯蛤或如爲耳
或如猪耳或垂朵耳或復有肚如瓶
水人脚脛細弱身體羸瘦或鼻匾廬
或腹如甕足如覆鉢身體皮乾猶如
曝脯其肉枯燥血脉乾竭或復剖截
手足而懸或復斫頭而手中執或身
出血更互相飲飲已復吐或吐白沫
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刖手足肘膝
而行或唯骨身無有皮肉或作猪形
或驢騾形爲形馬形駱駝牛羊羖羺
犀兕水牛狐兎犛牛狼猿摩竭鯨鵠

師子虎狼熊羆禽貊獼猴犲豹野干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第十五張　榮完

狸狗諸如是等種種形容作大恐怖

作大可畏如是軍衆悉皆整備儼然

承奉待命即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